

今年6月3日，是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和大师卡夫卡逝世100周年。

他是影响20世纪以来世界文学发展的重要作家，他短短的41年人生如流星划过，留下的作品薄薄几卷，却吸引了如此多的读者捧起他的书来读，被他深深的孤独所打动的同时，又感到非常的迷惑。

他到底在写什么？讲什么？他写这样奇怪的梦魇般的小说的真正意图到底是什么？他的小说好像迷宫，把读者绕得五迷三道晕头转向。

如果你不了解他的人生经历，恐怕是不能找到那把走出迷宫大门的钥匙的。而这把钥匙，就是他对父亲和婚姻的恐惧。

父亲 = 暴君

第一个关键词：父亲。

卡夫卡的写作与他的父亲有莫大的关系，这种关系复杂且紧张。卡夫卡著名的《判决》《变形记》都明显显露出父亲的压迫对他的生理和心理造成的严重影响，很大程度上，卡夫卡的小说既是在试图反抗父亲，又是内心恐惧父亲的表露。

卡夫卡的父亲赫尔曼·卡夫卡来自南波希米亚施特拉科尼茨地区沃赛克村的一户屠户家庭。赫尔曼高个子、宽肩膀，兄弟姐妹几个人都身材高大，这与瘦弱的卡夫卡形成鲜明的反差。

赫尔曼靠一双勤劳的双手白手起家，他经常挨饿，十岁时就推着小车走村串户，早出晚归，冬天也不停歇，腿上一直留着一个好不了的伤口。不过，犹太人好像都有点

经商的天赋，他完全靠自己的勤劳、干练和谨慎，建立起了一家生意不错的妇女时装礼品店和一个子孙满堂、财丁两旺的家庭，还在布拉格市中心有一幢多层的楼房出租。

可是，正因为赫尔曼是苦出身，而他的孩子们却享受着靠他的打拼留下的家业幸福生活，所以他老是觉得这些生活在糖水中长大的孩子没有经历过他经历的艰苦岁月，是难以长大成材的。是否能继承他的衣钵，将他的生意发扬光大，也要打个大大的问号。

1919年，36岁的卡夫卡曾给他的父亲写过一封将近一百页的信，但他却始终没有将信寄出。在这封信中，卡夫卡写道：“对你来说，事情一向都很简单，至少你在我面

下图：卡夫卡与姐妹瓦莉（左）和埃莉（中），约1893年，在莫里茨-克莱姆普夫纳工作室拍摄。



卡夫卡的父亲。

前或不分场合在许多其他人面前是这样说起这事的。在你看来，事情大致是这样的：你一辈子含辛茹苦，为了儿女们，尤其为了我，牺牲了一切，因而我一直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享有充分的自由，想学什么就学什么，不愁吃穿，什么也不用操心；你并没有要求回报，你知道‘儿女的回报’是怎么回事，但他们至少应该有一点配合，有一点理解的表现；我却从来都躲着你，躲到我的房间里、书本里，躲到一帮疯疯癫癫的朋友那里，躲到玄而又玄的思想里。”

想来，父亲从一个贫穷的屠夫家庭走出来，能有今时今日富裕的生活，自己诚然付出了很多，为自己的成就，他多少也是有些自豪或者说骄傲，在家里肯定也没少显摆自己辉煌的创业史，也当然希望自己的孩子能用崇拜的眼光看着他，能附和着称赞他几句，这也是人之常情。可是偏偏，他生了一个极为内向、敏感的儿子卡夫卡，矛盾也就一触即发。